

小說 盜之俠(三) (無俚)

我乃從容以刃授張曰。此可恨之姦夫。我已代君了之矣。今尚有婦人在。生之殺之。惟君處置可也。張受刃。幾不能答。蓋殺姦殺雙。乃為成例。今已殺其一矣。不并殺之。何以赴官司首告耶。其妻益惶急。乞憐之語。無所不至。張至是。反若無主。我在傍惕息。君至是。尚欲含糊了事耶。無論此等婦人。其罪當殺。以目前論。阿就已死。此人萬無生理。若不殺之。反足累君也。張聞之。始有所悟。因執刃殺其妻。刃至前。又不遽下。蓋其妻婉轉呼號之狀。令人心碎。況彼為本夫。宜其心有不忍也。我再強逼之。乃將其妻殺斃。嗟乎。此事本與我無干。本夫對於其妻。已有不捨之意。徒以我倡令行兇。方始殺之。至今追憶。亦自覺其多事。當其妻受刃時。血花飛濺。玉容遽隕。亦自覺其太忍。斯時張亦面白手顫。作無可奈何之狀。我恐其過受驚恐。勢不能支。則急執其手。牽至廳事。呼其女出。以沸水飲之。令其稍定心神。庶免發為狂暴。其女初伏不敢出。及聞殺人之聲。益畏怖。今聞呼始出。遂竭力照料其父。然不免尚在恐慌中也。

大漢公報雜錄

住了兩年。我見他每晚睡的時候。換了睡衣。便跪在床前。口中念念有詞。就將頸鍊上繫着的十字架舉起來。接一個吻。方纔上牀睡下。我問他(做什麼呢)他說(學堂裏的先生告訴我)凡人臨睡時候。往往有魔鬼來吸魂。如果臨睡時求上帝保護。魔鬼便近不得了。(未完)

談粹

立身如打鐵。燒得紅。打得重。然後直為劍。曲為鈎。方者為鏃。扁者為刀。若欲全其天。何能神其用。惟今日欲令為劍而直之。明日又欲令為鈎而曲之。後日更欲為鏃而方之。扁之。則爐錘雖勤。終不能成一器耳。凡辦事以精神為首要。才具次之。才具既有。尤須有真精神貫注其間。方克成功。若萎靡不振。則雖有磐石之才。亦足貽誤而不易收效也。

小聞

貓兒嚇愈近視眼

我們對於宗教。本來應該有兩種態度。一是研究的態度。不論佛教回教耶穌教。都要將他的經義。和他的歷史。細細研究一番。他十人類的想和行為。有什麼影響。更要細細研究。一是尊重他人信仰的態度。例如請回教人吃飯。不要請他吃豬肉。請天主教人吃飯。不可撒鹽在桌上。不可連手共食。祇一三人。除了這兩種態度之外。還有一種不得已的態度。就是抵抗的態度。因為所為(尊重)是彼此互利的。我尊重他。他也要尊重我。他如果不尊重我。時時的來做無理的侵襲。我就不得不抵抗。非宗教大同盟。就是這種抵抗的精神發生出來的。宗教的侵襲。我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我只說兩件於學生最有關係的。於學生最切膚之痛的。(一)教會學堂。引誘學生入教。純是利用他的恐怖心。拿一個實例來說。我初次赴法蘭西時候。共一個親戚的童子同船。那童子僅八九歲。在天主教學堂

特載 耶教毒民論(汪精衛)

中華民國十一年

新新聞第二十一卷

諧詩

白話詩 集俗語嘲世四首 (劍青)

人何處不相逢 錯把黃金當廢銅 天下烏鴉都是黑 滿園果子看他紅 莫言四海無知己 但見來船遇順風 一笑好來還好散 驢驢西去馬東東

聯話

揚州財神廟。每屆新年香火極盛。廟中所懸匾額。以數十計。昨有人為戲題一聯云。(這是甚麼神。看他左手執金。右手握銀。顧盼自雄。像個個偉人模樣。那知內中事。其實東家借款。西家欠債。主權喪盡。倒不如窮漢逍遙。語似激射。余常謂照相店有妙聯。然不多見。惟蘇州精記門首聯。尙堪傳誦。聯曰。畫裏廬山面目。鏡中秋水形神。蓋精記乃照相而兼放大畫。顯者也。故云。

馬金紫

總堂佈告 公啓者本總堂續建樓宇工程現已完竣謹訂於本年新歷五月二十四號為開幕之期因恐各兄弟未及週知茲特登報通告屆時仰早駕臨助慶並指示辦法為盼 鳴謝

雲埠公堂

鳴謝

助香油名列

陳祥五元 鄭尚燭

湯接元半 馬維德

謝汝振 伍白好

唐連 陳明杰

林德厚 李其

馬大詢 曾微

宋深 謝樂

羅金好女士

以上各一元

駱莊 余社迪

關宏 侯廣

黎鐸 林杏舉

李海 甄信

逸三 胡海福

張樂 薛求

林維光 張四和

黃光欽 鄭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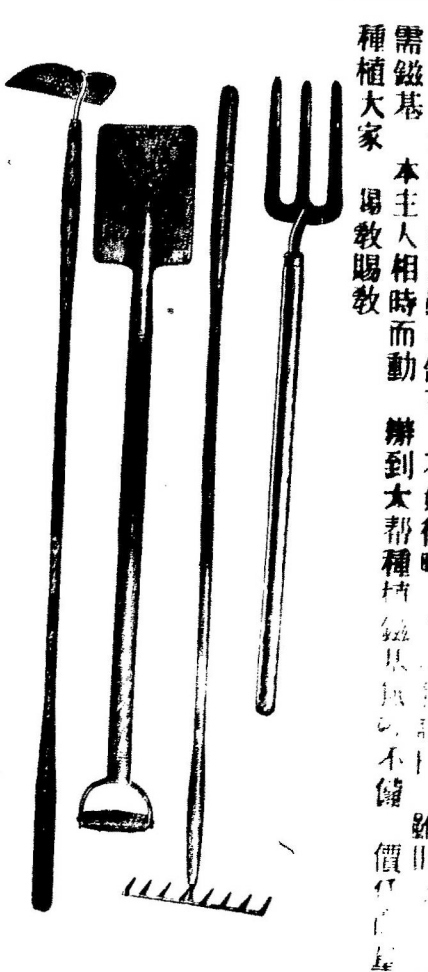
陳社有 陳鉅

梁滿 許恒振

黃挺生 宋壽

環球公司

精榮待時 英雄本色 力農務本 世界自 從可知矣 語曰雖有鐵基 不如待時 需鐵基 本主人相時而動 辦到大都種 種植大家 賜教賜教 價目 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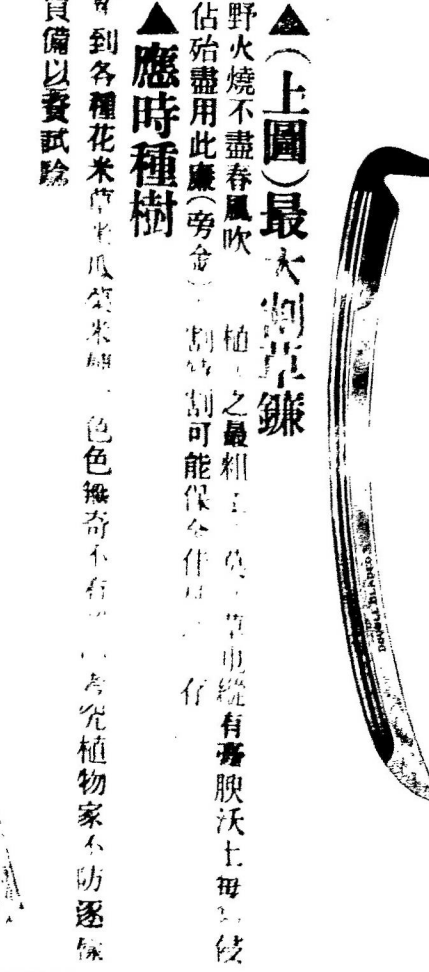
(右圖) 鉤鉅鏟整

開辟墾地力為種植家必做之工夫但非手 能指揮如意



(上圖) 剪葉枝

此較剪隻手可用較剪口 者不可不買此剪



(上圖) 最大割草鏟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 估殆盡用此鏟(旁金) 應時種樹

(右圖) 特別平沽

舖在 大馬路華埠片打街東門牌

WANCOW COMPANY HARDWARE

Pender Street East Vancouver, B. C. Canada

雲高 環球公司大鐵行